

沈從文的湘西世界

# 從文自傳

從文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文自传：摄影图文本 / 沈从文著；卓雅选编、摄影。  
—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10  
ISBN 978-7-80761-528-6

I. ①从… II. ①沈…②卓… III. ①沈从文 (1902  
~1988) —自传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39181 号

## 从文自传

作 者：沈从文 著

卓 雅 选编、摄影

责任编辑：饶 毅

整体设计：袁银昌 胡 斌

印前制作：袁银昌平面设计工作室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 址：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 话：0731—88885616（邮购）

邮 编：410006

网址：[www.yueluhistory.com](http://www.yueluhistory.com)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89×1168 1/32

印 张：6.25

印 数：1—10,000

ISBN 978-7-80761-528-6/I·933

定 价：15.00 元

承 印：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：0731—88884129

# 沈從文的 湘西世界

《从文自传》 《往事》 《新与旧》  
《卒伍》 《湘西》 《边城》 《长河》  
《湘行散记》 《湘行书简》  
《丈夫》 《萧萧》 《阿黑小史》  
《压寨夫人》 《月下小景》

岳麓书社

沈从文 著

卓雅

选编  
摄影

# 從文自傳

沈从文自傳  
卓雅选编  
摄影

一八七二年三月十八日書為福松也呈奉  
張此出竟事之數一千九世紀。亞細亞神戶指  
教區。於大正元年十月十日初照于達王音  
所（當時主計長明家申）。當小田切外郎十  
年有者大風聲言。至十月五日。方一月或立  
作時等中而照。

川上

# 白傳叢書

第一出版社發行

久世傳 久從文自  
傳 竟托 京中國  
書 后見 到 喜  
也。

曹果 一九三二  
七月三日

從文自傳

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9   |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      |
| 14  | 永恒的湘西和沈从文       |
| 25  | 我所生长的地方         |
| 30  | 我的家庭            |
| 33  | 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 |
| 54  | 辛亥革命的一课         |
| 63  | 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|
| 79  | 预备兵的技术班         |
| 87  | 一个老战兵           |
| 93  | 辰州              |
| 101 | 清乡所见            |
| 106 | 怀化县             |
| 116 | 姓文的秘书           |
| 123 | 女难              |
| 135 | 常德              |
| 143 | 船上              |
| 148 | 保靖              |
| 157 | 一个大王            |
| 175 | 学历史的地方          |
| 181 | 一个转机            |
| 191 | 附记              |
| 195 | 后记              |

#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

在我二十自传裏，我曾提到  
水的伟流，汪洋万顷的大海，莫不  
学会用小脑子去思索一切，全新  
冰一点也剩得是水。

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候，  
自己知道这是一句真话，我对我自己的  
孤独得来的。我的教育，也是从孤独  
水不能分开。

年轻六岁七岁的时候，我整在我看来  
我不能忍受那个偏窄的天地。无论以  
的日光下去生活。六七月里，一些旧街以  
手作下了二十记号，捆在本街土地堂的  
到城外去，钻入高马及身的森林裏，捕  
日晒烤炙，也毫不存在。耳中只听  
一个心思，要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  
来的东西，已得替一板生食了，才到河边

##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

沈从文

在我一个自传里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。檐溜，小小的河流，汪洋万顷的大海，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，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，全亏得是水，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，也亏得是水。

“孤独一点，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，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。”这是一句真话。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，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。我的教育，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。然而这点孤独，与水不能分开。

年纪六岁七岁时节，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。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，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。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，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，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，就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，攒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，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，也毫不在意。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，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伶便的小生物。到后看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，方到河滩边去洗濯，拾些干草枯枝，用野火来烧烤蚱蜢，把这些东西当饭吃。直到这些小生物完全吃尽后，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，用大石压着衣裤，各自从悬崖高处向河水中跃去。就这样泡在河水里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，挨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。有时正在绿油油



禾田中活动，有时正泡在水里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，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，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，雨落得久一点，一时不能停止，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，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，想起许多事情。……所捉的鱼逃了，所有的衣湿了，河面溜走的水蛇，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蝗，碾坊里的母黄狗，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的起花人肠子，因为雨，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，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。

也是同样的逃学，有时阴雨天气，不能向河边走去，我便上山或到庙里去，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，爬上了这一株，到上面玩玩后，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。若所爬的是竹子，必在上面摇荡一会，爬的是树木，便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。雨落大了，再不能作这种游戏时，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。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，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，这个日子方能发遣开去。雨落得越长，人也就越寂寞。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。那么大的雨，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，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，不敢再想了。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作丝线的人牵丝，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。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作工，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习的人。也就因为这种雨，无从掩饰我的劣行，回到家中时，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屋中。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屋里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，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训练的机会。我得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，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。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

我再恐怖的生活，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。

到十五岁以后，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<sup>①</sup>无从离开，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。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。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，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。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，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。从汤汤流水上，我明白了多少人事，学会了多少知识，见过了多少世界！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。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，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，必依赖这一条河水。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，又幸亏他的流动，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，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过着日子！

再过五年，我手中的一支笔，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，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，我所写的故事，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。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，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，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，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性格。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，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，我文字风格，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，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。

再过五年后，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。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，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。海边既那么寂寞，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。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，且放大了我的人格。

①辰河：即沅水。



訴過劉一友，也跟卓<sup>報</sup>談過，後來又  
跟吉首大學的游校長和副校長崇煙  
交流，更具體的方案和計劃，也都  
說說而已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，真

想想看，如果表叔的身體<sup>最</sup>健康  
元，三人再行計劃能夠實現，可真真  
以上是一個<sup>最</sup>別開生面的，從文行為藝  
術了。真是可惜！

卓雅重掀波瀾的意義就在這裡，  
我希望有心人順着這個有趣的命題  
為永恆的湘西做點文章。

二〇〇九年九月九日於易得堂

永恆的湘西和沈從文

黃永玉



八十年代表叔住葉文門期間，有一天他病了，我去看他，坐在他的床邊，他握着我的手說：「多謝你邀我們回湘西，你看，這下就回不去了。」我說：「病好了，選一個時候，我們再認真回一次湘西，從洞庭湖或是常德、沅陵找兩隻木船，按你文章寫過的老路子，一個碼頭一個碼頭再走一遍，寫幾十年來新舊的變化，我一路給你寫生挿圖，弄完三兩月。」他眼睛閃著光：「那麼哪個弄菜弄飯呢？」我說可以找個廚子大師傅隨行。

「把曾祺叫在一起，這方面他是個裡手，不要再叫別人了。」

之後，表叔的病復加重，直到逝世，隨之曾祺也去世了。

## 永恒的湘西和沈从文

黄永玉

八十年代表叔住崇文门期间，有一天他病了，我去看他，坐在他的床边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多谢你邀我们回湘西，你看，这下就回不去了！”我说：“病好了，选一个时候，我们要认真回一次湘西，从洞庭湖或是常德、沅陵找两只木船，按你文章写过的老路子，一个码头一个码头再走一遍，写几十年来新旧的变化，我一路给你写生插图，弄它三两个月。”

他眼睛闪着光：“那么哪个弄菜弄饭呢？”我说可以找个厨子大师傅随行。

“把曾祺叫在一起，这方面他是个里手，不要再叫别人了。”

之后，表叔的病情加重，直到逝世；随之曾祺也去世了。

这点想法一直紧缠着我。我告诉过刘一友，也跟卓雅谈过，后来又跟吉首大学的游校长和州长杜崇烟交流更具体的方案和计划，也都是说说而已，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矣！

想想看，如果表叔的身体得到复元，三人舟行计划能够实现，可真算得上是最后一个别开生面的“沈从文行为艺术”了。真是可惜！

卓雅重掀波澜的意义就在这里，我希望有心人顺着这个有趣的命题多为永恒的湘西做点文章。

2009年9月9日于万荷堂

